

# 外交元老柯華的多個「第一」

延 靜

## 叫醒

任林舉



北國冬夜，時至寅卯，是黎明前最寒冷的時刻。如果有月，則如天幕上倒掛的一塊殘冰，再與地上的積雪遙相呼應，就把世界「打透」成一種鋼鐵的質感。遠村的公雞開始晨鳴，第一遍，第二遍都如隔着一層的冰，從水下或地下傳來，千回百轉，就是穿不透那無邊的寒冷和人們深深的夢境。據說，夜行的鬼魅們此時正腳踩着陰陽兩界的邊線，匆匆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突然，一個突兀而奇異的聲音從夜色裏傳來，宛如冰河開裂，宛如渾厚的城牆上開啓了一道噴湧着熱氣的門：「幹——活噢——」至此，天地之間陰氣漸消，陽氣回轉，世界開始從暗昧中甦醒。

從前的鄉村，有專業的更夫，不但在人們睡去時守着整個村莊，而且還要在「五更」天明之前將人們一一喚醒。一聲聲充滿了「人氣」的吆喝從村頭喊過村尾之後，村子裏到處響起細微的聲音——窸窣的穿衣聲、柴草的摩擦聲和門的開合聲。新婚的小夫妻往往睡得很沉，被重重的攪擾推到了醒的邊緣，吃力地翻一下身，緊接着又又一次沉入夢鄉。許久，隔着灶屋的老人聽聽仍沒有動靜，開始大聲呼喚起那個後生的大名兒或小名兒。

據說，最早的打更活動起源於原始的巫術，主要用於驅鬼，只有那些受人尊敬的巫師才有資格在夜深人靜時，拎着個響器敲敲打打。後來，可能人們認識到，就算不是什麼資深巫師，尚能在漆黑的夜裏發出人類的聲音，確認一下世界的屬性，多少也能對膽小或膽虛的人們起到打氣、壯膽的作用。於是，古老的城市或鄉村總有那麼一些人手執銅鑼或梆子，每夜有規律地在街上巡行，或報時或報平安，一邊用梆子敲出更點，一邊灰着嗓子喊，「關好門窗，小心火燭！」或「平安無事嘍！」

後來，電氣化和資訊化時代來臨，傳統的更夫作為一種職業，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。而嗜睡或無法自控的人們，仍然需要叫醒服務，但把人們從夢中叫醒的已不再是人，而是事先錄製好聲音的程式控制電話，是自己睡前調好的鬧鐘或手機鬧鈴。叫醒的時間一秒不差準確無誤，但也準確得沒有一絲懸念和想像空間。醒了也就醒了，醒得和世界、和其他人類毫無關聯，醒得淺淺淡淡、空空落落。

前日清晨，我既沒有設置手機鬧鈴，也沒有心裏惦記的事情要做，卻突然在熟睡中醒來。黑暗中有些微的感念注滿心頭，恍兮惚兮，彷彿自己又置身於多年前的鄉村夜晩。周邊的夜是那樣的幽深、神秘和富有意味。我隨手抓起手機看時間，液晶螢幕顯示為4:30，正是從前更夫挨門挨戶叫醒村民的時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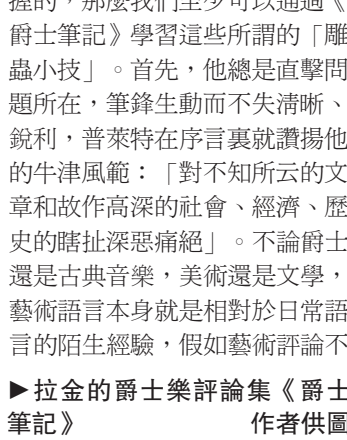
五分鐘之後，窗外的庭院裏傳來雞鳴。那是朋友剛剛從山裏給我捎來的生日「禮物」。

去年出版的《菲利普·拉金詩全集》是文學愛好者的必備書籍之一，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開始譯介拉金的作品，也間接影響了漢語新詩的創作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拉金所著《爵士筆記》，一本在出版社預售活動中與詩全集打包推銷的爵士樂評論集，令我獲益良多。倘若你希望了解爵士樂的發展演變，把握它的經典脈絡，欣賞傑出樂手的代表作，那麼《爵士筆記》絕不是合適的選擇。它僅是一本短篇書評的合集，即便評論對象大多是爵士樂相關書籍，包括傳記、評論、學術著作等。但這一本書評論的評論，除了翻譯精準、流暢而具備較強可讀性，它的作者表現出了十足的評論家風采，假如你關心評論這件事，不論什麼學科，它都能帶來不少啟發或共鳴。此外，這位以詩人身份為國人熟知的評論者還宣稱，「我可以一周沒有詩歌而活，但沒有爵士樂一天也活不了」。

關於拉金把握爵士樂的能力，有論者說道，他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〇年間為《每日電訊報》評選的年度最佳唱片，只要你買下了當中哪怕一半，如今已擁有一份價值連城的藏品。但拉金並沒有表現出大師作風，而是以樂迷自居，以為自己筆下不過是寫專欄的雕蟲小技。當初他在出版樂評集時，甚至要求出版社將其視為「怪誕出版物」而非嚴肅的學術著作。如此看來他顯然過分謙虛了。

如果說拉金對爵士樂的感覺和判斷不是憑藉閱讀就能真正掌握的，那麼我們至少可以通過《爵士筆記》學習這些所謂的「雕蟲小技」。首先，他總是直擊問題所在，筆鋒生動而不失清晰、銳利，普萊特在序言裏就讚揚他的牛津風範：「對不知所云的文章和故作高深的社會、經濟、歷史的瞎扯深惡痛絕」。不論爵士還是古典音樂，美術還是文學，藝術語言本身就是相對於日常語言的陌生經驗，假如藝術評論不

►拉金的爵士樂評論集《爵士筆記》 作者供圖



只有那些受人尊敬的巫師才有資格在夜深人靜時，拎着個響器敲敲打打。後來，可能人們認識到，就算不是什麼資深巫師，尚能在漆黑的夜裏發出人類的聲音，確認一下世界的屬性，多少也能對膽小或膽虛的人們起到打氣、壯膽的作用。於是，古老的城市或鄉村總有那麼一些人手執銅鑼或梆子，每夜有規律地在街上巡行，或報時或報平安，一邊用梆子敲出更點，一邊灰着嗓子喊，「關好門窗，小心火燭！」或「平安無事嘍！」

後來，電氣化和資訊化時代來臨，傳統的更夫作為一種職業，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。而嗜睡或無法自控的人們，仍然需要叫醒服務，但把人們從夢中叫醒的已不再是人，而是事先錄製好聲音的程式控制電話，是自己睡前調好的鬧鐘或手機鬧鈴。叫醒的時間一秒不差準確無誤，但也準確得沒有一絲懸念和想像空間。醒了也就醒了，醒得和世界、和其他人類毫無關聯，醒得淺淺淡淡、空空落落。

前日清晨，我既沒有設置手機鬧鈴，也沒有心裏惦記的事情要做，卻突然在熟睡中醒來。黑暗中有些微的感念注滿心頭，恍兮惚兮，彷彿自己又置身於多年前的鄉村夜晩。周邊的夜是那樣的幽深、神秘和富有意味。我隨手抓起手機看時間，液晶螢幕顯示為4:30，正是從前更夫挨門挨戶叫醒村民的時辰。

五分鐘之後，窗外的庭院裏傳來雞鳴。那是朋友剛剛從山裏給我捎來的生日「禮物」。

去年出版的《菲利普·拉金詩全集》是文學愛好者的必備書籍之一，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開始譯介拉金的作品，也間接影響了漢語新詩的創作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拉金所著《爵士筆記》，一本在出版社預售活動中與詩全集打包推銷的爵士樂評論集，令我獲益良多。倘若你希望了解爵士樂的發展演變，把握它的經典脈絡，欣賞傑出樂手的代表作，那麼《爵士筆記》絕不是合適的選擇。它僅是一本短篇書評的合集，即便評論對象大多是爵士樂相關書籍，包括傳記、評論、學術著作等。但這一本書評論的評論，除了翻譯精準、流暢而具備較強可讀性，它的作者表現出了十足的評論家風采，假如你關心評論這件事，不論什麼學科，它都能帶來不少啟發或共鳴。此外，這位以詩人身份為國人熟知的評論者還宣稱，「我可以一周沒有詩歌而活，但沒有爵士樂一天也活不了」。

關於拉金把握爵士樂的能力，有論者說道，他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〇年間為《每日電訊報》評選的年度最佳唱片，只要你買下了當中哪怕一半，如今已擁有一份價值連城的藏品。但拉金並沒有表現出大師作風，而是以樂迷自居，以為自己筆下不過是寫專欄的雕蟲小技。當初他在出版樂評集時，甚至要求出版社將其視為「怪誕出版物」而非嚴肅的學術著作。如此看來他顯然過分謙虛了。

如果說拉金對爵士樂的感覺和判斷不是憑藉閱讀就能真正掌握的，那麼我們至少可以通過《爵士筆記》學習這些所謂的「雕蟲小技」。首先，他總是直擊問題所在，筆鋒生動而不失清晰、銳利，普萊特在序言裏就讚揚他的牛津風範：「對不知所云的文章和故作高深的社會、經濟、歷史的瞎扯深惡痛絕」。不論爵士還是古典音樂，美術還是文學，藝術語言本身就是相對於日常語言的陌生經驗，假如藝術評論不

能寫得簡明曉暢、發揮中介作用，讀者遠不如直接領略作品的風采、遠離評論的干擾。其次，拉金對另一爵士樂專欄作家巴里埃特的公允批評也值得我們注意。拉金主張評論要堅定個人的取向性和闡釋，正如他毫不諱言自己喜歡的多數是帕克以前的爵士樂，對此後的人和作品皆不感興趣。尤其是他敢於指出他人錯誤的研究方法以及沒有價值的討論，戲稱有些書只是用來「給姑媽的植物架墊腳」。而巴里埃特的文風雖然動人，卻鮮少有負面批評，好像對誰都大加讚賞。這無疑將導致評論淪落為藝術的裝飾。

最後，拉金以他的敢想敢書為我們作出示範，他注意分析各類評論背後的方法論乃至爵士樂評論的風格走向，反對爵士樂歷史專家陳舊的進化論觀念，以及某些評論者不理解黑人身處剝削世界的艱難，而誤將煙酒大麻的麻醉理想化。當然他也點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問題，如並不繁瑣的技巧如何可能激起普遍的情感、美國的音樂如何在歐洲得到遠距離的客觀審視、白人社會怎樣消除偏見接納甚至推崇黑人音樂。拉金對爵士樂的感受力總是伴隨着嚴謹的思考，實在是評論者的分內之責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拉金相信我們不應該單憑技術層面進入爵士，應該將它首先視作情感體驗。他提出，「爵士樂之所以激動人心，就在於它能夠同時與如此截然不同的人們展開交流的獨特、簡單的歡樂精神」，爵士樂的核心不是技巧，而是它「抓住人心的東西」。實際對任何藝術，一開始人們總是被「不懂」拒之門外，輕易忽視、低估了自己的直觀感受。



## 外交圈

外交前輩柯華，一月一日不幸辭世，享年一百零三歲。他從事外交工作近四十年，曾在周總理身邊工作，受到信任，也多次聆聽教誨，是名副其實的外交元老。

我有幸與柯華有過短暫的接觸。記得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季，他被任命為亞洲司長，我當時是亞洲司科員，參與主管朝鮮半島事務。記得他上班，來到司長辦公室。那時的條件很簡陋，司長、副司長多人都在一個大辦公室辦公。本來辦公室都是面對面，他來後坐在一個角落裏，桌子靠牆，他面壁而坐。我想他是為了集中精力，盡快了解情況，不受出來進去人的干擾。

柯華當時已是名人。他高高個子，瘦瘦身材，但很幹練，是曾接受過延安鍛煉的老革命。一

天他召集開會，簡單說明會議意圖後，要各處處長發言，介紹近期中心工作。我是科員，也參加了會議。但沒想到的是，處長發言後，他指名要我發言，介紹情況並談看法，使我有些顧及不到。事後想，他是為了盡快了解情況，廣泛聽取意見。

柯華辭世後，瀏覽網頁，關於他的生平事跡，多有報道。柯華原名林德常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生於廣東省普寧縣，一九三五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預科，曾參加「一二九」運動。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曾在延安抗大、中央黨校學習。建國初期，曾任中共西安市委副書記，西北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，一九五四年調入北京，出任外交部禮賓司第一任司長。從此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教誨下，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。

在新中國的外交史上，柯華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官，也是外交活動家，他的一生帶有某些傳奇

色彩。在多年的外交活動中，他佔有五個「第一」：第一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、第一任外交部西亞非洲司司長、第一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長、第一任中國駐幾內亞大使、第一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。同時他還先後出任過中國駐加納大使、中國駐英國大使。

柯華在英國任職期間，中英開始就香港回歸問題進行談判，他八十二歲高齡時，出席了香港回歸儀式，見證了中英香港政權交接的歷史性時刻。

我在亞洲司工作期間，還有一次與柯華接觸，那次是我值班，去他家送急件審批。他家十分整潔，窗明几淨，我去時柯華正在看書，見我進來熱情接待。那之後不久，我出國工作，再沒有機會與他見面。

柯華外交前輩辭世，令人十分痛惜。願他老人家一路走好。

# 南來北往吃東西

馮 進



## 人生在線

古人說：「食色性也」。可周作人瞧不起古今中外的「男女之事」，鄙夷其「大同小異」，太過單調，反倒視不同時代人吃吃喝喝的細節為文明的「精粹」，讚揚它們是歷史、文化留下的「或華麗或清淡的痕跡」。飲食之道，貫穿古今，縱橫東西，且雅俗共賞。談吃既能陽春白雪，博大精深，又可接地氣，品民生，與柴米油鹽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。西人說「我食故我在」（We are what we eat）。因為飲食不僅為人體新陳代謝提供必要養分，保證人類的生存繁衍，還為我們構建自我身份，想像民族過往，編織美麗故事提供了精彩素材。

我即將出版的《東西食話》卻沒那麼高大大。書名翻譯成白話，也可叫做「南來北往吃東西」。吃了還要說，倒不盡是為了自我辯解，表示作為吃貨，「吃了肚裏還有貨」。個人境界無法與「桃李不言」的正宗老饕比肩自待言。重要的是，機緣巧合之下，有幸能將近十年來寫下的與飲食相關的文字整理出版，庶幾能記錄英文教學、英文科研之外不務正業的樂趣吧。

為什麼對飲食之道情有獨鍾？這有個人淵源。祖籍以「食不服精，膾不服細」的飲食文化馳名中外的江南，釣於斯，長於斯，耳濡目染。父親的家族對飲食的愛好又代代相傳。更不好說，但我的記憶中，從曾祖那輩起，家中的男性長輩都會做菜，懂吃食，不是飯來伸手、空談理論的美食家。度過了病懨懨的童年後，我也開發出了對美食的強烈愛好。儘管馬齒漸長，胃納減弱，但對吃食的興味始終不渝。要是哪天沒胃口，那一定是因為我病了。

大學畢業後負責留美，如今身在異國的年數已多於在故鄉的時日。縱然美國民生富庶，食品豐富，家鄉的吃食、母親的手藝時常成為揮之不去的靈感，引誘我時時回顧。在大學任教十數年間，我也多次教過有關中國飲食文化的課程。但將吃的文化作為研究課題始於五、六年前。除了查閱歷史資料，還多次回國採風，與多地的飯館大廚、經理和吃客攀談，學到了有關當代中國餐飲業的寶貴知識，也體會到「美食懷舊」深入人心的力量。二〇一六年學術休假，我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中心訪學期間還組織了一個名為「懷舊與現代都市」的工作坊，邀請海內外學者及當代描繪老城市的著名

作家和美食家如葉兆言、方方、金宇澄、李昂、焦桐前來參加，交流心得。幾年來整理研究資料，撰寫英文論文，也順手寫下中文隨筆作為留念。

此書得以出版，必須感謝我遇到的多位貴人。首先要提我和《大公報》的淵源。

當初給《大公報》寫文純屬偶然。當時在研究中國網絡文學，去某網站「臥底」，廁身網友中進行田野調查。因為接觸論壇文化，自己也嘗試每日更新博客。當時在《大公報》工作的老友看到，鼓勵我給他們投稿，一轉眼已過去九年。某次向大學經濟系的同事提到我在《大公報》有個小專欄，每周一、三、五見報，他很詫異地發問：你都寫些什麼呀？言下之意，每周發三篇文，很快就該題材告罄，文思枯竭了吧。我非江郎，不會有過生花妙筆，也無「才盡」的焦慮。只知身邊小事，慢慢寫來，鉛筆漸褪，文字不像以前那樣「學生腔」了。

所以，能成書先要感謝《大公報》副刊，給我提供一個發聲的平台，讓我在泛舟英文學術海洋的同時能用到用中文、寫中文的機會。二〇一七年秋季，南京大學張志強教授來我校訪學一年。他從十年前開始編輯一套海外學人的隨筆、散文，向我約稿。受寵若驚之餘，想到自己討論飲食文化專題的文字較多，可以修改、擴充、收編，以饗同好。於是有了今天的《東西食話》，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的王宏波編輯負責出版。

本書收錄的文章分五部分。第一部分討論



享受美食，人生一大樂事也 資料圖片

古代飲食文化，尤其關注江南飲食。從先秦歷經唐宋，寫到明清。有的文章介紹古籍中對江南食材、食譜、城市風情、餐飲風貌的記錄，有的描述倪瓚、袁枚、李漁留下的食譜及其顯示的趣味、心性，還有的說到文人筆下烹飪手段一流的蘇州美女。第二部分將視線轉向近現代作品，探究鄭振鐸、俞平伯、包天笑、魯迅和周作人兄弟、梁實秋、汪曾祺、王世襄父子、陸文夫、唐魯孫、邊耀東、蔡瀾、沈宏非的飲食文字。第三部分記錄近幾年在江南采風的經歷，調查蘇州、杭州、南京、無錫各地的新、老字號，探索商品經濟大潮中懷舊與創新、標準化與個性化間的張力。與前兩部分相比，第三部分從書本知識轉到親身經歷，書香之外另有菜香，感官體驗更豐富，也更接近活色生香的當代生活。

最後兩部分再次轉換視角，聚焦書名《東西食話》中的「西」方飲食文化。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，親歷親聞異邦的飲食文化，不免要與故國相比較。所以，第四部分討論「美國吃法」，大到食品生產的工業化與「在地食品運動」之爭、素食主義、減肥潮流、美式中餐，小到美國的明星大廚、美食評論家、烹飪比賽、種亞洲蔬菜的一雙農民等，五花八門。第五部分則偏重比較，討論調料、口感、饑飽、食療、餐桌禮儀乃至影視作品對東、西飲食的不同闡發。最後一篇《江南零食懷舊》從小吃入手，多少梳理了一下現當代中國美食懷舊的脈絡，算是「半學術自傳」吧。

五味雜陳，恭候各位學響。

# 小寒大寒的文化韻味——古人筆下的寒冬

劉淑萍



## 文化什錦

紅樓夢第五回《遊幻境指迷十二釵，飲仙醪曲演紅樓夢》寫寶玉隨賈母等到寧國府賞梅，中午寶玉倦了，在賈珍兒媳秦可卿房裏休息，夢中，他與警幻仙姑相逢，隨她進入太虛。

遊玩中，看了「金陵十二釵」圖冊，聽了「紅樓夢」曲，之後入室品茶飲酒。仙姑將其妹秦可卿許配給寶玉，二人柔情繾綣，難解難分。醒來卻是一場夢。集尾作結：「一場幽夢誰能近，千古情人獨我痴。」第五回的故事提綱挈領為小說脈絡及人物的悲劇命運作了鋪墊，是整個紅樓夢故事的開場。

第五回故事的時間背景是在梅花盛開的小寒時節，直接寫寒冬生活在第六回中有交代：「那鳳姐兒家常帶着秋板貂鼠昭君套，圍着攢珠勒子，穿着桃紅撒花襖……粉光脂膩，端端正正坐在那裏，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……」第四十九回寫「琉璃世界白雪紅梅」，眾姐妹們擁爐作詩，還圍着火爐兒燒糟鴉膽鴨吃。

這是富貴人家，普通民衆當然是另一番景象。唐柳宗元詩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，

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」，作者借寫「寒江獨釣」抒發自己遭受迫害被貶的抑鬱悲憤之情：千里的山，萬里的路，不見人鳥蹤影，只有這小船上披着蓑衣的老翁我，在寒冷的江上獨自垂釣！

唐劉長卿詩說「日暮蒼山遠，天寒白屋貧。柴門聞犬吠，風雪夜歸人。」夜幕降臨，連綿的山巒在蒼茫的夜色中變得更加深遠。寒冷使這簡陋的茅屋顯得更加清貧。一陣犬吠聲把我驚醒，原來有人冒着風雪回家了！詩作將廣闊的空間，蕭瑟的氣氛和寒冬、飛雪、犬吠及夜歸人交織成章，二十字的詩像一幅寫意畫，更像一段影片，讓人浮想聯翩。

寒冬氣氛，除了寫景寫人，李李清照《聲聲慢》寫的是心情，特點是用迭詞來加重語氣：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……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，晚來風急……」表現作者空虛悵惘、迷茫失落的心態和憂愁苦悶的樣子，以襯托「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，晚來風急」、「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」。

比之李清照寫寒冷時的相思，唐李白的《北風行》意境更為深遠：「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軒轅台。幽州思婦十二月，停歌罷笑雙蛾蛾

。」在冰天雪地的寒冬，幽州思婦不歌不笑，愁眉緊鎖倚望行人，思念着去長城打仗的丈夫。丈夫臨別時手提寶劍，奔赴戰場，家中僅留下一個箭袋，裏面裝着一隻白羽箭，如今箭雖在，人卻永遠回不來了，他已戰死在邊城了啊！不忍心見此舊物，於是將其焚之為灰矣。其相思之苦，生離死別之恨躍然紙上。

在古時，在農耕時代，寒冬是一個難捱的季節，但宋代黃庭堅筆下的寒冬並不可怕，在《歲寒知松柏》他說：「松柏天生獨，青青貫四時。心藏後凋節，歲有大寒知。」只有經過嚴冬，才知道松、柏能夠耐寒。人也是如此，只有經過嚴峻的考驗，才能看出其品格和品質。

新年伊始，小寒大寒相繼來臨，過了大寒，一年就快要過去了（陰曆），人們又將迎來新的一年，便可以感知春天的氣息，故而小寒這天也被稱為「雁北鄉」，即北飛之雁已經感知到了陽氣，鄉指「向」，音xiang；小寒後五天，「鵲始巢」，即喜鵲噪枝，開始築巢，準備繁殖後代；再過五天便是「雉始鳴」，雉是野雞，陽鳥，雉，是求偶聲，早春已近，早醒雉鳴開始求偶。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有詩：「冬天到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」說的也正是這個意思。